

2016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早期話劇文獻與話劇史考證研究』（編號16BB024）階段性成果
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計劃』（編號H1510GFXX）資助項目

民國話劇史料彙編

第一輯

1

趙驥 編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國話劇史料彙編. 第一輯 / 趙驥編著. — 北京 : 學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077-5338-7

I. ①民… II. ①趙… III. ①話劇—戲劇史—史料—中國—民國 IV. ①J8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0606號

出 版 人：孟 白

責任編輯：潘占偉

出版發行：學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

郵政編碼：100079

網 址：www.book001.com

電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銷售電話：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郵購)

印 刷 廠：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廠

開 本：787×1092 1/16

印 張：225.75

字 數：1560千字

版 次：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4900.00圓 (精裝全七冊)

ISBN 978-7-5077-5338-7



9 787507 753387 >

史料積累是學科建設的基礎

兩年前，當我從書店裏買到《新劇史》和《初期職業話劇史料》這兩本書的校勘本時，心情爲之一振。作者朱雙雲是我國早期戲劇運動的重要參與者，這兩本書也是有關早期話劇非常珍稀的重要文獻。可以說，這是每一個話劇史研究者都必須參考的工具書；但它們的難以尋找也是出了名的，出版既早，流轉又稀，且書籍紙張也非常不好，想找到它們、看清它們是很不容易的。據我所知，有很多研究者都是歷經多年，或輾轉復印，或辛勤抄錄，得以接觸到這兩本書的，現在能够整理重版，對研究話劇的同仁們來說當然是一大幸事。我對朱雙雲可以說很熟悉，專門備有文件夾放置有關他的資料，並准備以之而寫一些東西。20世紀80年代末，爲了復印《新劇史》和《初期職業話劇史料》，曾爲此花費了很大精力和不小的一筆錢，其艱難窘境現在仍記憶猶新。這兩本書的校勘者趙驥，我雖然不相識，但也並不陌生，他的博士論文《話劇與上海市民社會：1907—1949》於2011年出書時，我買過一本並仔細看過，知道他是學歷史出身，並非戲劇史專業畢業；但正因此，和傳統的戲劇史專著相比，他的論著也更具

有新意，對我頗有啓發。等我回到家翻開《新劇史》和《初期職業話劇史料》仔細閱讀時，心中更爲之震動。趙驥不但對這兩本書做了常規校勘（字詞解釋和不同版本的互校），還花費很大功夫做了大量研究整理工作。如他爲《新劇史》一書寫了《〈新劇史〉考略》和《〈新劇史〉校勘記》，並附有《新劇史》（校勘本）索引；而《初期職業話劇史料》一書，更有《關於〈初期職業話劇史料〉一書》、《三十年的戲劇人生路》（朱雙雲）等六個附錄及一個索引，並配了很多珍貴的照片。我從事文獻工作垂四十年，知道搜集整理這些文獻並將之融匯於一書，對使用者來說是何等幸運，可以爲此而減少不少麻煩。但對整理者而言，却是自挑重擔，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更讓我感奮的，是書中透露的信息：除了朱雙雲的這兩本書之外，趙驥還有一整套校勘、出版的計劃，他想把戲劇史上比較重要的著作盡可能多地進行整理、校勘、出版，以最大限度地便於讀者使用。這真的是一項功德無量的大工程。

現在，僅僅過了兩年，這項大工程的一部分就已經完工，即將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這就是《民國話劇史料彙編》第一輯。該輯共收錄了宋春舫的《宋春舫論劇》第一、第二集，歐陽予倩的《予倩論劇》和《自我演戲以來》，熊佛西的《佛西論劇》和《寫劇原理》，向培良的《劇本論》，郁達夫的《戲劇論》，余上沅的《國劇運動》等共18部民國時期的話劇理論著作，這些都是中國話劇史上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習戲劇史者重要的參考書籍。它們平時珍藏在各大圖書館的書庫裏，難以一見，現在趙驥將它們打撈出來，重新出版，化一爲百，並爲每部專著及其作者撰寫了詳盡的提要，堪稱有功當代，嘉惠後世！

20世紀初，戲劇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大眾傳播媒介之一，而在亞洲，剛剛興起的話劇尤為其盛，它的教化力量、感召力量在一些人心中甚至被放到了與宗教相類似的地位。話劇是18世紀歐洲興起的新劇種，當時，歐洲的文藝界為了表現新興資產階級和市民生活，在戲劇舞臺上推出了真正採用生活化的對白的劇種，取代了傳統的詩劇。19世紀末，日本藝人在傳統的歌舞伎基礎上，吸收了西方話劇的演出形式，並且打破了戲劇不反映現實的戒律，舞臺上興起了風靡一時的日本新派劇。中國話劇正是在這兩股勢力的影響下，加上中國傳統戲劇的營養滋潤，而蓬勃發展起來。關於中國現代話劇的誕生時間，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始於110年前的春柳社：1907年2月，中國戲劇從李叔同等春柳社同人在日本東京演出《茶花女》開始，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演進，標誌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如以這個時間為準（學術界對此尚有爭議，不少人認為在這之前，上海等地已有不少話劇萌芽的演出），相比中國現代小說、詩歌和電影的誕生，話劇的誕生時間和它們基本相同，甚至還略早；但就一個學科的基本史料的整理出版現狀來說，話劇界其實堪憂。以我個人的膚淺理解，對學科基本史料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大致是文學不如歷史，電影不如文學，戲劇不如電影。以最基本的人物研究來說，一些基礎性的工作必不可少，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第一就是比較完整的文集，尤其是對這個人物早期文章的收集和整理。這些文章很難找，不僅散落各處，而且當時他可能還用過許多筆名，搜集、辨認都不易。第二是研究資料集，不僅要全文收錄主要的研究文章，而且要整理出所有研究文章的目錄

索引。第三是詳盡的年譜，詳細到某年某月某日，他的發文、演戲、言論、參加活動、與人交往等所有的生命歷程，呈現一個完整的人生軌迹。這幾點如果能够基本做到，對於人物的研究和理解能上一個臺階，同時也能够給接下去的研究提供一個良好的基礎。事實上，這些基礎性的工作是所有學科研究都不可或缺的，比如魯迅研究、茅盾研究、巴金研究……都有作家個人的文集、研究資料集和年譜，但在戲劇界却基本沒有。對一個學科來講，一些重要人物都應該享有這樣的基本待遇，這裏面包括編劇，包括導演，包括演員，包括美術，還有戲劇企業家（對他們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還有戲劇團體、戲劇流派等等。做研究都應當有基礎積累，否則無法深入下去。現在話劇研究有一種『枯竭』的趨勢，就着原有的那些材料翻來覆去地『炒冷飯』，這可以稱爲是一種『干做』。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沉下心來，做好史料工作，在更多更豐富的材料滋潤下，可能有更大的突破。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驥所做的工作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希望他的工作持續下去，能够進一步擴大範圍，整理校勘出版更多的話劇文獻。我們更希望有愈來愈多的同仁各盡所能，在話劇研究這個領域百花齊放，爭相鬥艷，迎來陽光燦爛的明媚春天！

張偉

2017年7月25日於海上宛華軒

自序

今年是中國話劇誕生110週年，紀念110週年的相關活動都在有序地進行之中。

我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工作，雖然是個半路出家的新手，對於話劇的認知也十分淺薄，却也總想做點什麼。記得1957年話劇運動50周年之際，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話劇運動五十年史料集》，這套書雖於20世紀80年代再版，但類似的話劇史料文獻集，在以後的歲月中却鮮見出版。

我個人以為，話劇史應該屬於交叉的學科，首先它是屬於藝術學的範疇，然而又與歷史學相關，可以說是歷史與藝術的結合體。因此，話劇史的研究從總體上來說，也應當遵循史學的原則。唐代大儒劉知幾強調史學家須具備才、學、識，而這一切均源自對於史料的充分掌握。沒有史料，史學的研究一切都是空談，話劇史的研究亦然。

一

2016年1月，《現代快報》的記者就有關話劇史研究的問題，採訪了南京大學的董健教授，董健教

授說：『追求歷史真實就是追求真理。』（《現代快報》，2016年一月10日。）

話劇史的研究尤其如此。

長期以來，話劇史的研究，太多的是基於個人的感受，忽視了史料的存在和價值。這或許是與話劇的歷史太短有密切的關係吧。

1907年是中國話劇史的開端，這似乎已成定論。

對於這一問題，全部的佐證幾乎都來自於當事人的回憶。由於這一開端是發生於日本的偶發性事件，國內的文字鮮有記載。而日本的學者却對百年之前春柳社在日本的那場演出，極為重視，留下的文字遠較國內學者為多。時至今日，春柳社依然是日本話劇史研究者所津津樂道的話題。

日本學者留下的這些文字，便成為今天研究中國早期話劇起源的史料和史實。於是，中國話劇起源於1907年，中國話劇源於日本，一直是話劇界普遍認同的真理。

然而，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我們會有一些新的發現，如1914年出版的朱雙雲的《新劇史》：

有1899年（己亥冬十一月）上海聖約翰大學、徐匯公學的學生演劇活動的記載；

有1900年（庚子冬十二月）南洋公學的學生演劇活動的記載；

有1904年（甲辰秋七月）上海南洋中學和民立中學的學生演劇活動的記載；

有1905年（乙巳冬）汪優游創辦的文友會演劇活動的記載；

有1906年（丙午春正月）上海的滬學會、群學會及（冬十二月）朱雙雲和王幻身等人創辦的開明演劇會演劇活動的記載；

有1907年（丁未春正月）任天樹、金應谷組織的益友社的演劇活動的記載，（秋八月）徐家匯商部高等實業學校演劇活動的記載，（秋九月）王鐘聲春陽社演劇活動的記載。

上述這些演劇活動，均早於春柳社在日本的那場演出，為何不能被視作是中國話劇的開端？尤其是1906年滬學會演劇的『主事者』，即為日後在東京主持春柳社演劇的李叔同。同為一人，何以在日的演劇活動被視為中國話劇之開端，而其在國內的演劇活動，則不為世人所重？

2015年，中國戲曲學院的傅謹教授在為筆者校勘的《新劇考》一書的序言中寫道：

早在1900年前後，中國就已經開始陸續出現大量中國人創作的中國題材的並且是演給中國觀眾看的話劇，因此，話劇完全不需要等到留日學生們帶回國內。……《新劇考》為後人留下了那個時代劇場中實際上演過的劇目的實證；而且透過它，我們還可以一窺當時人的精神生活，了解那個年代尚稱為『新劇』的話劇演出的社會反應。……話劇進入中國的這短短一百多年裏，有關話劇史的研究却遭遇許多波折。這背後的原因當然很複雜，不過後來來的研究者鮮少關注像《新劇考》這類可靠的早期文獻，至

少是重要原因之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新劇史》《新劇考》等著作都是可靠的歷史文獻，歷史就依賴這些文獻資料支撐着，方有可能成為信史。這些史料重新浮出水面，讓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普通讀者可以方便地接觸並且掌握，中國的早期話劇活動進程的真相，就會呈現出越來越清晰的面貌。（傅謹：《序範石渠〈新劇考〉（校勘本）》，《新劇考》，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新劇是中國早期話劇的濫觴，限於史料之缺乏，我們今天對其的認知仍然是十分片面的，不完整的，故而對這一時期的話劇之評價，亦是缺乏史料依據的。比如，對於新劇的評價，貶一直大於褒，沒有劇本，成為新劇被詬病的主要問題之一。傅斯年早在1918年就曾說：『十年以前，已經有新劇的萌芽了，到現在被人摧殘，没法振作，最大問題，正是沒有文學劇本作個先導。』（傅斯年：《再論戲劇改良》，《新青年》1918年10月5卷4期。）劍嘯也說：『自1906年至1916年，十年間的工夫，可以說並沒有一本稍可認為成功的劇本。』（劍嘯：《中國的話劇》，《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戲劇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74頁。）

當年的新劇，果真沒有劇本？

當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把1919年出版的鄭正秋編輯的《新劇考證百出》重新納入我們的視野之後，我們便會對書中所記載的99出新劇和33出外國戲劇嘆為觀止。這是甲寅之際新劇時代所留存下來的一

部詳細記載新劇演出劇目的文獻。通過書中記載的『本事』和『事略』，我們可以直觀地了解早年上海的新劇舞臺都上演了哪些劇目，這些劇目又都涉及哪些內容。

對於這些『本事』和『事略』，中國傳媒大學的周華斌教授有精闢獨到之見解：

我的父親周貽白早年與田漢、歐陽予倩、唐槐秋、洪深、阿英等戲劇人，都在上海經歷過舊戲、新劇、話劇、電影的實踐，與鄭正秋一樣是戲、劇、影一體的當事人。田漢的『南國社』在20世紀20年代中葉，又稱『南國電影劇社』，他們在創作戲劇、戲曲、電影劇本時，往往先構思『本事』，相當於『幕表』，這在文藝創作的規律之內。清初李漁《閑情偶寄》的『詞曲部』，就稱戲曲創作是『結構第一』。那么，《新劇考證百出》所顯示的中西方戲劇的『事略』、『本事』、『大略』乃至分幕，就有戲劇創作的實際意義。（周華斌：《新劇考證百出》（校勘本）序言，學苑出版社2016年一月版，第5頁。）

據此，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鄭正秋《新劇考證百出》一書中所記述的這些『本事』和『事略』，便是中國早期新劇劇本之雛形？

同樣，鄭氏書中所記錄的33出外國劇目當中，有20出是莎士比亞的劇目，這一情況之前也不為研究話劇史的學者所重視。《新劇考證百出》一書中所收錄的這20部莎士比亞的劇目，幾乎囊括了悲劇、

喜劇、趣劇、浪漫劇、傳奇等戲劇形式，悲劇如《鬼詔》（即《哈姆雷特》）、《倭塞羅》（即《奧賽羅》）、《口孝與心孝》（即《李爾王》）、《巫禍》（即《麥克白》），浪漫劇如《鑄情》（即《羅密歐與朱麗葉》）、《孿生兄妹》（即《第十二夜》），趣劇如《夏夜夢》（即《仲夏夜之夢》），傳奇劇如《颶媒》（即《暴風雨》）等。

據此，我們可否認為鄭氏是中國話劇史上將莎翁戲劇搬上商演舞臺的第一人？

通過對話劇文獻的進一步整理，我們還驚喜地發現了一批早期的新劇劇本：

《白牡丹》；

《博愛團》；

《浪子回頭》；

《李太白》；

《賣頭》；

《美人鰥背記》；

《夏金桂自焚記》；

《烏江》；

《新村正》；

《一念差》；

《家庭恩怨記》；

《社會鐘》。

新劇的商演，市場競爭激烈，不得使用幕表，演出質量不高，一直以來也是遭受研治話劇史學者批判的硬傷。1914年出版的範石渠編纂的《新劇考》一書，不厭其詳地記載了『場中情景』，在文字的層面最大限度地為我們還原了上海早期新劇舞臺的『實況』。書中記述的《梅花落》，是甲寅新劇時代的一出名劇，《新劇考》中詳述了該劇分幕演出的情況。筆者在校勘《新劇考》一書時，運用《申報》的廣告資料，對其進行了考證：

無恐之常勃德，侯爵逐侄一場，言語冷，形容冷，做得極好。雪中救圓珠，體貼入微，的是慈善家本色。求婚一場，欲語不語，半吞半吐時，出之以微喟，自呼可憐，不肯明明白白說出本意，直到圓珠微有允意，然後說出來，做得恰到好處。

優游之柯林森，確類一戴紳士假面具之陰險小人，花園中竊窺常侯爵與圓珠訂婚，時而揚其眉，時而睜其目，神情絕妙，前後言語態度，無不酷肖柯林森之為人。此君演劇，不論作何脚色，總處處臻於絕地。（瘦鷗：《誌新民社第一夜之〈梅花落〉》，《申報》1914年3月4日。）

藥風之李公佐，演得極有精采。忠告常侯爵，出語雋永，耐人尋味。為圓珠辯白，痛詆常侯爵，句

春柳劇場

● 新劇同志會三週紀念 ●
英大馬路外灘口騰利外國戲館原址

● 陽歷一月十六號(夜)戲(二十月初二日)禮拜六開演奇巧布景新戲特請新劇同志會全體合演 ●

家庭恩怨記

六幕

編者錢若

第一幕	王伯良納妾	王伯良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第二幕	小桃紅李蘭雲之私會	小桃紅 中 李蘭雲 中 王伯良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第三幕	小桃紅王伯良之私會	小桃紅 中 王伯良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第四幕	王重中自殺	王重中 中 王伯良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第五幕	梅蘭芳夫人與王伯良成意及李蘭雲入園觀戲	梅蘭芳 中 夫人 中 王伯良 中 李蘭雲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第六幕	王伯良手刃小桃紅	王伯良 中 小桃紅 中 王三 中 王四 中 王五 中 王六 中 王七 中 王八 中 王九 中 王十 中 王十一 中 王十二 中 王十三 中 王十四 中 王十五 中 王十六 中 王十七 中 王十八 中 王十九 中 王二十 中

時間 本晚七點半鐘開演十二鐘點止 本劇場背景主任藤田洗井君

香便者 小販分文不取 一水菓點心

本劇場寄售 新劇同志會三週紀念 出版每本大洋一角

句入穀。初飲藥後，立而不僕，力持常侯爵，言圓珠無辜，搖搖欲墜者屢然。後僕地復轉側，久之始不動。絕妙神情，吾爲之叫絕。（瘦鷗：《誌新民社第二夜之〈梅花落〉》，《申報》1914年3月5日。）

王無恐、汪優游、鄭正秋等人都是當時的名演員，他們在新劇演出的過程中，爲了展現劇情，就已經從語言、眼神、動作等方面着手，刻畫劇中人物。其生動逼真的演技，躍然紙上。

二

史料的發掘，對於我們重新認知新劇時期的歷史人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新劇史》一書的作者朱雙雲，因爲其首創編年體的話劇史書，而在話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孰不知他對於我國的戲曲史和戲曲演劇事業，亦頗有建樹。

2007年，時值中國話劇誕生100週年，上海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上海話劇誌》一書。書中朱雙雲的詞條中，有關其生卒年爲『不詳』。然仔細閱讀《新劇史》，便發現其中有一則朱雙雲的《自序》：『雙雲行年二十五矣，少有大志』，落款是『癸丑夏月』。據此可知，朱雙雲的生年是1889年。至於其卒年，《申報》更是有明確的記錄，歿於1942年。其生前好友李元龍在悼念朱雙雲去世的文章中，明確地記載：『於三十一年春逝於北碚』，『溘然長逝於北碚鄉寓，時中華民國卅一年3月31日凌晨六時也』。

(李元龍：《生平備受良朋惠，至死難忘隱痛深，朱雙雲客死北碚》，《滬風》1946年第一期。)兩則文獻，有關朱雙雲的生卒年，清晰了然。

朱雙雲《新劇史》書中，常自稱『小子』如何如何。『小子』一詞，並非是謙詞，而是朱雙雲的又一個別署。據鄭逸梅《南社叢談·南社社友姓氏錄》載：『朱樹鶴，字雙雲，別署朱八小子，上海人。』鄭先生天假年壽，閱歷豐富，雖強聞博記，但難免出錯。『朱八小子』果真是朱雙雲的別署？筆者偶然之中，在1946年的《是非》雜誌上，找到一篇署名銓公的小文，說朱雙雲的筆名是『牛八小子』（銓公：《朱雙雲的豬頭三脾氣》，《是非》1946年第5期，第5頁。），並說明朱雙雲起這個名字，是爲了對應當時的戲劇大家馮叔鸞先生所用之筆名『馬二先生』。此後，筆者又在徐半梅先生的《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找到了朱雙雲的筆名『叫牛八小子』之記載。（徐半梅：《話劇創始期回憶錄》，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年版，第97頁。）據此，筆者以爲鄭逸梅老人的回憶可能有誤，而徐半梅和銓公的『牛八小子』，可能更加符合朱雙雲筆名的寓意。

一般而言，由於《新劇史》一書的首創，朱雙雲先生乃中國新劇的創始人之一，此定論似無可厚非。然而通過對大量戲劇文獻的梳理，筆者却有新發現：即朱雙雲先生不僅有功於新劇，他對於中國傳統戲曲亦大有建樹。筆者在翻檢民國時期的期刊時，分別從《蜜絲》《戲劇畫報》《戲》和《社會月報》等雜誌中，輯錄出朱雙雲從未正式出版的《菊部珍聞》一書。